





麟溪集丑卷

傳

孝義傳

見宋史列傳第二百五卷

鄭綺婺州浦江人善讀書通春秋穀梁學以肅睦治家累世不異爨四世孫德珪德璋孝友天至晝則聯几案夜則同衾寢德璋素剛直与物多迕宋亡仇家遂陷以死罪當會逮揚州德珪哀弟之見誣乃陽謂曰彼欲害吾也何預爾事我往則姦狀白爾去得不死乎即治行德璋追至諸暨道中兄弟相持頓足失爭欲就死德珪默計沮其行遂給以無往夜將半從間道逸去德璋復追至廣陵德珪已斃於獄德璋聞之慟絕者數四負骨歸葬廬墓再期每一悲號烏烏



皆翔集不食德珪之子文嗣幼病僂德璋鞠之如已  
子云

鄭氏孝友傳

孝悌者天地之大經也行之一身則一身正行之一  
家則一家順行之一郡則一郡理行之四海則四海  
翕然稱化是遵何法哉蓋父子既定兄弟既合天下  
有不足治也先王有見於此雖匹夫單人以孝悌名  
通朝廷者皆旌表門閭賜束帛州縣存問復賦稅豈  
為褻其寵靈哉欲砥礪斯民而為厚倫移風之計不  
如是不可也傳曰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其是之謂乎  
浦江鄭文嗣六世同居藩牧為察實以聞  
天子嘗旌異之其家行義多足法故採其尤著者為

孝友傳

鄭綺字宗文商出滎陽自凝道始遷歙凝道子自牖  
再遷嚴陵自牖孫淮三遷娶之浦江為浦江人淮字  
巨淵通春秋善憫人窮靖康年饑盡破產活之淮生  
照生綺黑面如鐵雙目爛視烈日不眩亦明  
春秋撰穀梁合經論多蕪摘微辭事親孝敬烹嫂如  
事親父以非罪繫獄當入死綺欲見不可以頭觸圜  
扉出血上書請自代郡守錢端禮偉之為直其事母  
張得末疾綺保持若嬰兒但奏園必抱就之三十年  
不懈張樂飲溪泉天旱泉竭綺濬之弗能得仰天大  
慟水忽為湧張死欲塋適天雪方凝綺哭禱甚哀冢  
上雪一夜獨先釋人以為孝感綺妻丁與姑評語阮



與如不相能皆出之唯九歲女奴給侍左右與處十  
二年不為亂綺甚貧嚴陵族子有流離來乞者亦割  
所畊田畀之大俠黃宗夔憐綺飢餓袖白金來遺綺  
謝不受綺嗜學不厭每出畊掛書牛角而讀之一日  
無疾召子孫列立先祠下歎血誓曰吾子孫有不孝  
弟不同金爨者天實臨之言已遂終後子孫九世同  
居自綺始綺素不欲仕軋道中有上其行義者賜號  
曰冲素處士四世孫德珪德璋

德珪字子潤儀狀峭緊美鬚髯發語必中理人有赴  
愬者得片言皆悅服去以才受薦仕至衢之龍游丞  
撫弟德璋甚至出處輒與俱恣家傾德璋以死罪將  
械送揚州德珪止之曰弟毋注我代爾行我縱死弟

在吾不死矣德璋泣隨之爭欲赴吏德珪以詭計先  
及德璋至已死獄市中德璋抱屍哭氣絕數日收骨  
歸葬結廬墓側凡二年德珪子文嗣病瘵德璋萬愛  
之為擇名配但語及德珪事輒對之流涕

德璋字子振幼穎茂及長思以法齊其家每晨興擊  
鐘集家衆展謁先祠聚揖有序堂上申母聽婦言之  
戒始退而會食月旦望倣陸九韶撰戒辭一篇撾鼓  
庭告之肅如也咸淳末官政苛亂惡少年弄兵鈔掠  
民皆避匿德璋誘渠魁縛送于官壘大石作柵以絕  
其黨常平使者王霖龍行縣以功聞辟處之青田尉  
至元間江南方內附閭井困於兵火蕭然無生意德  
璋多振起之德璋性嚴方子弟聞其聲不敢疾步遇



文嗣有恩語在德珪傳德珪子文嗣德璋子文融文

文嗣字紹卿簡易有識量屹然不為重利遷每謂人曰人年縱滿百寧幾旦暮既有兄弟何不日相樂頌反以貨惑耶家政恚倚諸弟遇酒輒欣然就飲少輒醉索鑑自照曰予家和氣長如吾醉時死不憂矣戶庭之間人無間言者文嗣之教為多至大未有司以文嗣六從不分財異爨列其狀于朝命旌為孝義門名公鄉多贊頌之文嗣志在濟人

人有告糶者諸子方執量出拊背戒之曰當思久執此勿促之世以為長者言文嗣既聘張氏女忽感疾手足不能用張父母不悅欲更許人張不從既又以命也業既名為鄭家婦今若別嫁頭與案同言訖淚下父母知不可奪卒歸文嗣歸三年而疾瘳張名瑞字伯奇云

文融一名大和字順卿自少以敏慧稱年三十月的迷失公宣慰浙東奇其材命權提領處州務未幾上名江浙行中書歷監建德和豐倉紹興廣豐庫徽州永豐倉轉饒州皇岡務副使建德遂安稅使提領平江震澤寧國南陵二務司秤嘉興鹽倉改建康白土稅使復提領湖州新市建康龍灣二務龍灣解官歸忽長嘆曰吾家自建炎聚食至今日吾不思繼承之即一旦死人其謂我何遂不仕日坐庭內以禮法取



群衆指朱熹家禮言曰假我二三年吾當無愧於此  
乃製古器服命諸孫講肄之親與之升降周旋度可  
用宿翰林待制柳貫為賓行冠禮廢久見者交病  
之文融持益力若昏若喪祭次第行卒不負所言家  
人素媚浮屠神文融曰吾方學禮可溺淫祀乎命志  
撤之屏象錢寓馬不用文融正身帥下內外雍肅似  
不聞人聲入其庭上其堂如在春風中吳越之士多  
感化興起翰林侍講學士虞集謂浙東西言孝義者  
皆不能及之時人稱為實錄文融妾翟氏善伺人意  
厚昵之翟遂不禮其家文融叱出曰不去爾豈冲素  
子孫耶妾頷盼祈留文融不為動文融沉毅而誠慤  
無譁辭無遽步所見一定不可撼小大事咸有則為

書五十八條示子孫與人交雖久如初性儉勤不事  
華采御一毳襪三十年始壞年過八十猶終日儼坐  
分任計功至曛乃罷去嘗出遊見癡女餓垂死作糜  
灌蘇養終身貧者予錢粟死無以歛則給棺及墓阡  
人戴之不忍欺八兒思不花來為浦江歎曰吾歷官  
州縣諸大家未有不及私者唯文融之名未嘗經官  
曹吾聞古有義士今始見之矣子欽有長材能使貧  
過其舊過家人無親疎一有疾輒晝夜憂目不瞑凡  
文融所為多欽輔導之晚乃著續書七十條以補其  
未備文多皆不載  
文泰字達鄉德璋子去後伯父池尚風義不官屈膝  
下人大德末年山人相食與文嗣謀鑄大釜鬲日煮



糜分啖全活者數百人鄉土田素瘠歲仰灌莽糞之  
豪有力者奪其刈器禁勿采文恭曰無莽是無田也  
奈此一十家何匹馬往諭之弗聽乃白于官坐以罪  
人至今利之文恭性介特據直道行不宥持叢滅兩  
端保州里如家數十里間黥鬣盜賊無敢入其境撫  
家一以慈刻忍字懸寘各室使相雍睦羞服聽其為  
不問或譏其無藝文恭曰寬則得衆吾苟吝不予是  
教其私但使不過節善矣文恭家自淮毀產極荒甚  
貧至政漸裕德璋始大振迨文恭愈盡心不懈凡山  
林陂澤園田室廬得以斥拓資義聚者文恭功為多  
有志未盡展竟先文融而卒將卒語子鉉等曰人之  
賦氣有薄厚只數兄弟間有厭梁肉者有操瓢為溝

中瘠者富貧之殊遂漠然不相顧恤今能數世如一  
身不因同居耶盍勉之聞者服其言  
史官曰亘古今而不可泯者物則民彝是也人雖愚  
無知聞語及孝友事輒嗟咨慕歎以為不可及甚者  
至流汗浹背是豈自外至哉蓋與生俱生者然也綺  
請代父受刑德珪兄弟爭欲就死其聲光赫然貫乎  
穹壤如卿雲如醴泉如朱鳥素麟人仰之望之愛敬  
之心油然而生初不可以聲音笑貌為也方之梁吉  
孫宗孫棘孰曰過哉文嗣藉累世遺休能善守不墜  
其業文融文恭或以禮馭衆或以材自效皆可謂不  
辱其先者矣故其一家之傳歷二百餘年合數千指  
而食未嘗一日少變其舊嗚呼盛哉使不孝弟者來



過其門有不改行悛心斯亦非人也  
贊曰嗚呼鄭生孝義蔚如寧身可殺而志弗渝施及  
孫子九葉聚居綽楔在門用敦薄夫翰林直學士中  
順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兼經筵官揭傒斯  
撰

### 鄭義士傳

鄭義士婺州浦江人名德珪字子潤其先祖淮宗元  
符中自睦州來從好仁如行義鄉人士以仁義名其  
里淮孫綺治春秋穀梁氏以春秋教子孫不分財異  
居門內之化肅如也至義士五世矣義士之子文嗣  
朝廷嘗旌其閭復其家徭役無所與文嗣至今又四  
世家事益治義士為人短小精悍髯垂過其胷神采

毅然見者皆以為非凡人少而稱其材辯長而樂其  
信義鄰落有訟者義士以片言決之人人悅服鬪爭  
幾息此與古仁賢之士異尚而同功也義士忼慨  
達人也常自謂丈夫處世當個儻蹕絕安能容錄  
錄以投世取合哉宋季無治民注保聚山澤為群  
盜義士命其弟德璋誘執其渠率歸于官哀同里作  
岩柵以防寇盜老幼不驚亂離後耕人鮮少与里中  
振廩同食賴以全活甚眾德璋性勁直與物多忤或  
誣告其罪當會逮行中書罪且不測義士抱其弟哭  
曰彼所欲害者我也無與爾事爾止我注我以一辭  
折之矧狀白矣迺奮然出就吏德璋躡其兄至揚州  
兄已死無及矣仰天號慟絕而復蘇負其柩以歸廬



於墓者再期既老語及揚州事猶涕泗嗚咽不能自  
已文嗣病僕訓育之踰於已子珪兄弟之事蓋如此  
鄉人士至今口之不置也於戲字內至廣也人物至  
衆也繇古及今至遠也簡策所存至寡也夫以至衆  
之民處至遠之勢而欲徹至寡之事族姓不足藉也  
爵位不足資也名執不足矜也奮百世而超群品者  
舍德義奚以哉是以君子思德之不建名之不立自  
一行一言時則莫匪成德之彥是訓是謀執一術而  
百善至百邪去天下順者其惟孝友之道乎古有兄  
弟爭死取貴春秋國風其謠二子乘舟亦有旦夕尋  
戈靡有攸處心積慮交相為瘡聞鄭氏之風者亦  
可以少媿矣晉之乘魯之春秋楚之檣杙雖所志不

同而名體各異至於獎善伐惡以垂法戒一也為史  
者上稽在位下逮幽隱因其可書而書之不以惡小  
而不書不以善小而遺之也伯夷林齊餓于首陽之  
下名冠良史之榮雖生有貴仕而沒無令名如此者  
君子弗數也當時史官皆通古書知大道察乎天人  
之際以審興廢之幾所紀有依据而言有精魄故其  
事足徵也其傳及遠也自古善人少而惡人多其班  
班僅見者固君子仁人之所留意也然則鄭氏兄弟  
之事豈不為世勸哉豈不為世勸哉翰林脩撰承務  
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脩官東陽張樞撰

字子長

鄭氏義門事蹟傳

鄭文嗣字紹鄉婺州浦江人也五世祖綺有學行宗



建炎初合族以居綺生聞、生運、生政、生德珪  
德珪生文嗣歷二百年咸如初至大二年秋九月鄉  
老黃汝霖等言文嗣六從同居縣長忽都魯沙為上  
其事部使者加審察焉文達中書禮部四年春二月  
准式旌表門閭文嗣生鑑、生溫、生挺皆善守合  
二百餘口無異心者後至元、年冬十有二月太常  
博士柳貫與鄉校群士又上狀請如故事復其家從  
之初文嗣既歿從弟大和司家事嚴而有恩雖家庭  
中凜如公府子弟小有過頌白者猶鞭之每遇歲時  
大和坐堂上群從子皆盛冠衣鴈行立左序下以次  
進拜跪奉觴上壽畢皆肅容拱手自右趨出足武相  
街無敢恭羨者見者喟、嗟嘆謂有三代遺風雖石

奮家亦有所不及名聞天下自大丞相至臺院諸顯  
公賦詩多之大和喜學禮不奉浮屠神經像冠昏喪  
祭必稽古乃行子孫從化馴行孝謹不識塵市嬉戲  
事執親喪哀戚甚三年不御酒肉食貨田賦之屬各  
有所司無敢私凡出納雖絲毛事咸有文可覆扶日  
則會不公則監視發之諸子晝趨功入夜輒聚坐一  
堂溫、語笑至更餘始休諸婦但事女紅不豫家政  
宗族里閭以息懷之各有美內外極嚴輿臺通傳不  
敢越堂限有家規二卷行于世  
繹曾曰智名勇功有志者或能就之至於會眾族而  
共財則非世有其人不能以久考之歷代史自漢及  
今僅數十人焉可謂難也已外藩列其行



朝廷旌號其門夫豈獨愛一夫哉將仕佐郎翰林  
國史院編脩官吳興陳繹曾撰 字伯敷

### 鄭仲涵傳

鄭仲涵者名淵浦江人也仲涵家不分財不異爨自  
其先曰冲素處士者始世遵之凡八世乃至仲涵仲  
涵性至孝母病踰年日夜抱持之積憂至疽發于脣  
然猶跪而脩進湯藥食飲母病草思得瓜食之已乃  
卒每瓜時仲涵輒垂淚泣弗食瓜終其身居喪哀  
戚兩耳以此皆辭後居父喪哀毀骨立凡遇父母諱  
日必前期齋七日至日號慟行禮如初喪沒身不變  
仲涵奉尊長以敬處昆弟以和遇事不問劇易聞命  
即為處寘或不當諸兄意諸兄讓之抑首聽受未嘗

較曲直謝再興以諸暨叛附張士誠時仲涵與羣從  
謀曰諸暨浦江之蔽也今諸暨沒入盜區盜之入浦  
江猶升虛耳當誰禦哉而吾家數千指不匿避盜卒  
至奈何乃舉宗散而之苟近縣或之金華或之東陽  
其之東陽者後值盜兵奄至僅以身脫行李鹵掠無  
遺時仲涵寓金華聞曰嗟乎古之同井之人尚且恤  
其患難通其有無何況宗族夫人之於宗族猶然况  
吾義門乎乃盡出己之衣服匹帛晨夜馳往進諸尊  
長昆弟而慰勉之曰變生不測骨肉獲保全無他虞  
此乃天所以相吾義門者也其可以親被難而不益  
思所振吾家聲乎從弟曰澧者夫婦不幸早亡遺孤  
女三人仲涵女之既笄擇名配嫁之嫁時資匱咸過



於厚曰吾家嫁女固自有常規然此女豈可同他女  
不然人將以其早喪親而有間言矣始仲涵與和陽  
王宗顯相友宗顯之抵浦江也以避兵轉徙之餘無  
以自活仲涵館穀之又屬其姁家聘為館客及宗顯  
為郡守賦諸大家粟而鄭氏獨三倍或曰盍往言之  
仲涵卒不往言而輸之粟三倍於是宗顯內媿益以  
為仲涵長者也而自謂我不過市井人耳然仲涵又  
不以宗顯故而厚遇士也括蒼張深應鄉舉臨安  
得病東歸道仲涵門仲涵留之門下日自注善藥而  
間進食物奉之二三旬乃愈乃聽其歸金信者仲  
涵同郡人名能詩以故仲涵雅愛信數過仲涵嘗  
自言母老而貧不能具甘旨仲涵汪然出涕曰爾有

母養而我獨無乃厚賄為信母壽仲涵蚤歲負篋就  
學道逢十數人扶携老稚且行且泣問其故曰我家  
深山中大雨洪水暴至破我廬舍蕩我資用我等幸  
不溺死今將訴縣公求活耳然今日已不食者兩日  
困頓不能前度必昏為道殣無疑仲涵探篋中金盡  
畀之嘗謁神祠見一老媪卧祠下身無完衣歸以告  
內子製衣往遺之而不言主名一日天大雪有一士  
僵立戶外仲涵即解所衣纊衣衣之又飲之酒此其  
人感泣曰得卮酒足矣安敢望解衣乎拜去其里細  
民黃隆有三子而其家饘粥恒不足會隆妻復產遂  
欲不舉仲涵聞戒之舉已而數振之仲涵既無私財  
然為義早暮常若弗及乃以其母及其妻奩具周人



之急類如此人亦以此多之金華洞溪橋圯且數年  
冒而涉：而溺者相屬仲涵過焉曰噫病有切於斯  
乎而溪傍居民曹氏家多貲然嗇甚仲涵乃詣焉謂  
其家丈人曰此橋吾能復之願在丈人所居里中若  
復之自我則丈人義聲必虧矣竊為丈人惜之然視  
其圯吾又安忍且夫丈人亦豈能無憂於病涉哉則  
惡得不復而已乎乃出袖中白金二斤予之曰以此  
助丈人曹氏乃大慙謝曰敢不勉橋成往來者名曰  
鄭公橋云距仲涵家三里所溪曰潮谿水駛甚遇雨  
益湍悍有急欲濟者瞪目左右視而已仲涵曰洞谿  
之病涉吾嘗以責曹氏此溪病涉者將謂我何勢雖  
不可以橋舟之不可乎立造舟至于今利之有蒼頭

年十七夜夢少婦為祟巫視鬼者莫能治病日劇仲  
涵乃危坐榻上召蒼頭伏榻下類若欲詔告之狀  
且戒之曰爾其專志聽主翁之命達三鼓訖無所命  
乃各就睡平旦問蒼頭蒼頭曰無復夢矣如是者信  
宿終無復夢病竟愈諸公聞之以為仲涵蓋有道者  
也初仲涵試有司再不合退益肆力於學師太史宗  
先生景濂以古文辭自振其於世好泊如也洪武元  
年有詔徵郡國賢者按察僉事趙子仁踏門起仲  
涵仲涵固稱疾不起儼然布衣竟死然自鄉邦至于  
四方之士無論識與不識讀仲涵之文莫弗延頸願  
見及聞仲涵沒又莫弗嗟悼以仲涵所成就計之與  
其赴功名以取富貴而無稱焉果孰得失乎仲涵沒



時年四十有八子一人曰楷雅飭而文稱其家兒云  
論曰余嘗恠仲涵以彼其材學出為世用顛連之徒  
尚有攸賴乎而乃高尚其志以為名高若是及夷考  
其宅心行事雖古之視匹夫不獲若已推而內諸講  
中者何以異哉語曰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  
為政豈仲涵之謂乎仲涵論著之文有遂初藁仁思  
義色津：文字間庶幾所謂有德者必有言者哉前  
史官眉山蘇伯衡撰字平仲

采苓子傳

采苓子者名濂字仲德姓鄭氏浦陽白麟溪人頗潛  
心于易人不能知謂其善別藥薦為醫官采苓子曰  
吾聞諸禮醫雖良技不得與士齒吾能安於醫邪竟  
棄去放情丘壑間被古冠服一蒼頭持九節筇隨其  
後采苓子或坐石支頤歷玩烟岫或歎歌於雲水蒼  
茫之中其聲激烈如出金石或入九藍山澤畔尋苓  
而采之心曠神冲外物之膠葛者悉不足以累其內  
年逾五十鬚鬢皆漆黑無華皓者或曰采苓子其隱  
者歟古之幽人狷士凡欲寄其高情遠韻者莫不餐  
鞠而紉蘭采苓子曰以苓為事殆類是歟或曰采苓  
子非隱者歟苓乃大苦有和藥之功焉其將出而醫



世采苓所以志之歟采苓子笑曰謂予為隱邪吾從而隱之謂予為非隱邪吾從而非隱之隱固非也非而隱之謂予為非隱邪吾從而非隱之隱固非也非隱亦非也大塊既授我以形顯之微之潛之昭之壹將聽之苟參之以人焉則神分而不全矣神分則真漓真漓則道韞既道韞則吾將覓我且不可得况所謂隱與非隱者邪金華宋濂聞而異之因與采苓子遊同步白麟溪濱見其日光炯炯射松桂上如月疑其為有道者云

贊曰昔者文中子講道白牛之溪講罷弟子程元退省于松下語及周易薛叔嘆曰不及伏羲氏乎其辭之多也俄有負苓者至與叔相辨難數百言且謂洩道之密漏神之機自伏羲氏始問其姓名不答而

去文中子聞之曰隱者也其弟績為作負苓者傳今鄭君亦隱者亦玩伏羲氏之易亦采苓山澤畔其迹無不同惜無文中子講道白麟溪上使鄭君得逢其弟子若叔者以發其冒中之所蘊徒令或人致疑於出處間不亦重可惜哉或曰績之傳蓋寓言也前史官金華宋濂造

### 鄭仲潛傳

鄭仲潛名詠世為金華浦江人其先自宋高宗世有曰綺者教子弟以禮義後遂聚族以居至仲潛八世矣仲潛資端厚幼超悟有高識從故黃文獻公宋太史公學二公文譽之仲潛讀書不膠於故說每發新意以難其鄉老儒諸老儒皆噤不能答畏伏驚歎以



為未始聞少辭父兄與從兄深濤二人俱北遊元都  
元丞相脫：好士以仲潜昆弟江南名家習詩禮延  
以教諸子仲潜尤以才智為所器重日與論議天下  
事丞相未嘗不稱善其陰利及於人甚眾脫：為太  
傅擢深太傅府長史會翰林檢討員闕而兄濤病脫：  
欲以官仲潜仲潜堅讓俟兄愈迺為太傅府掾史脫  
脫平徐仲潜多贊其謀脫：進拜太師復為太師掾  
及將重兵征高郵仲潜慮脫：必至為之計謀甚悉  
不果從脫：果以詭解兵柄仲潜遂以温州路經歷  
泛海南歸能舉其職與守温者爭可否不少阿時天  
下日多事即棄官還家低頭趨就子弟列奉親温清  
謹甚飲食極滋味親沒哀毀帶圍減幾半性尤友弟

鄭節婦黃氏傳

黃為浦江著姓自隋唐以來即有聞而宋隆興癸未  
進士度亦其族也其居辛山者曰德清有女曰琇字  
守貞生賦淋姿不失故家遺範父母愛之為其選良  
配元至正己丑冬十二月歸同縣鄭氏瀛字仲容守  
貞年甫二十奉上接下無愆禮人稱其賢明年仲容  
解患疽流注肌竅間一潰一興纍：如連珠百藥弗  
驗守貞扶掖卧起附膏於紙而更敷之雖甚久無懈  
怠意又六年仲容歿守貞自矢不再適且曰生為義  
家婦死為義家鬼敢失節以玷旌門乎其志堅凝屢  
有撼之者不少動寒鐙孤幌澹然能自安遂命仲容  
從子柎為其後守貞今四十九矣及見柎授室生二



子燦燁朝夕受其孝養云昔者孔子稱宓不齊之善而歸於魯國之多賢蓋觀感而興非有資於賢者要亦未易以成德也今鄭氏之家十葉聚食其規度整肅如嚴霜烈日可畏而可仰其德義之涵濡又如春風和氣之薰蒸不自知其入人之深故其化行教洽過其門者猶率德勵行而乖戾之慮消况為其家之婦者乎宜守貞執節之堅而循禮之謹也傳曰一家仁一國興仁其理誠不誣哉余官儀曹時郡國多以節婦事行來上輒聞報下褒異其門閭觀風使者或以守貞為言其有不彰表之者乎異日烏頭雙表之樹與旌門後先輝映不亦一家之盛美哉余故輯其事為傳文一通衣冠之士儻有扶植彝倫為任者尚

見諸賦詠以同其傳焉洪武十一年四月十五日前翰林學士承旨嘉議大夫知制誥兼脩國史兼太子贊善大夫金華宋濂撰



麟溪集寅卷

墓銘

宋故冲素處士鄭府君墓誌銘 有序

冲素處士鄭府君既歿五十有六年其長孫運始以朝請大夫右文殿脩撰知婺州趙與懃所為狀走京師來乞予銘予閱狀為之歎曰世尚有純孝如處士者乎使處士生三代時予不必爾也三代遠矣彝倫日以耗斁民俗日以偷墮有如處士之孝者豈多見哉處士之生既無有表之以厲斯民歿而弗圖則處士之善將遂掩沒予乃序次而銘之使運歸納諸墓處士之先實出周之諸姬桓公友始受封于鄭後為韓所并子孫散處陳宋間以國為氏至漢大司農當



時居滎陽遠祖諱凝道自滎陽來官于歙自家焉凝道之子自牖又徙睦之遂安自牖生子一十九人皆以儒自奮其第十三子安仁尤邃於經生子三人安仁游學時同浦陽朱君佺師黃山薛公大觀大觀善於說春秋能紹述平陽孫公復遺旨登其門者亡慮千餘人唯佺實得其要領佺既家居講授安仁俾三子從之游其幼淮字巨淵時年甫十二穎敏絕倫學三年洞究章旨佺禮罷之約以外家女宣氏為配宣居白麟溪上淮後為贅壻其家當別業時兄送之十里所不忍去又復十里因執手歔歔出涕莫能仰視竟夕不成行復相謀共來徙又為娶之浦陽人淮好施與靖康歲儉粥田一千畝有畸以起飢乏民

懷之號淮所宅為仁義里淮生子三人煦熙照處士父也處士諱綺字宗文傳家學以春秋為宗其所篤好獨在穀梁氏撰穀梁合經論三萬言照得罪執家賂重辟文致之囚繫獄庭照不伏拷掠無完膚處士方自遂安還號泣奔視獄門閉不得通處士以額叩門血流被面獄吏義之使見照見已即抱照仆地幾至隕絕復草疏歷陳父子大義上愬州判史錢公端禮乞代父受刑照竟得白處士之母張夫人病風孿手足不能屈伸處士日候床下把持以就便溲者三十年初終如一日張嗜溪水飲天旱水脉皆絕處士鑿溪數仞而不得泉乃慟哭其下三日夜不息水為湧出俄頃溢丈餘味甘如醴微作白荷華香挾



旬始變張病死臨窆之夕天大雪平地深尺處士泣  
禱上下神祇辭極淒苦俯聽者皆下淚厥明執猶未  
已迨喪車至家雪皆融廉隅整方類以物割截之  
者冢外則封積如故踰七日始消人以為皆孝感所  
致處士妻丁氏饋食稍緩張恚丁頗有後言處士雖  
甚宜丁即出之不俟終日重娶阮氏既有子閑與其  
如不相能處士復出之人或疑其已甚處士改容曰  
因一婦而構一家不和綺義不為也遂安族子有操  
瓢丐于道者處士挽其還呼妻賣簪珥製衣之且  
中割所耕田使自給亦得造家里中子孫相傳至今  
處士自淮毀家振荒之後貧無以自存或至過哺不  
樂縣大姓黃宗夔俠士也袖白金二斤注遺焉處士

恒曰絳寧餓死官受子無名之賜乎黃不覺歎伏至  
於下拜傳夫人卒處士畜一女奴方九歲與之處十  
二年始嫁女奴猶處子也處士面沉黑如鐵目光焰  
焰射人視烈日不眩朝出耕隴上掛書于牛角中稍  
釋未輒取誦不輟夜則澄坐或至達旦素不甘笑語  
傳夫人謂其孫運曰自吾歸而翁見其破頰而喜祇  
三度爾處士恒康強無疾一日晨起沐浴眼深衣大  
帶注拜先祠下針大指出血滴酒中召子姓列飲之  
仰天誓曰吾子孫有不孝不弟不共財聚食者天實  
殛罰之言畢叉手正容立久而不動就視之則已逝  
矣處士生於重和元年戊戌夏五月九日庚寅歿於  
紹熙四年癸丑冬十二月二十又二日乙卯以五年



甲寅冬閏十月三日庚申葬于懸柏原、在家正西  
一百步享年七十有六配傅氏能執婦道子二人閑  
聞閑出為兄縕之後女一人適鄉士金子鏞孫男三  
人運達逸曾孫男一人政曾孫女一人歸諸暨縣金  
彬處士不樂仕進有司薦其行誼于朝乾道中賜號  
曰冲素處士嗚呼處士之純孝有如是哉徵之於家  
而信叅之於州里而諭質之於天下而無愧揆之於  
古特立獨行之士有過無弗及焉嗚呼處士之純孝  
有如是哉人莫不有貴也雖位極將相而孝道有未  
盡焉君子弗与也人莫不有富也縱可以齊封君而  
孝道有未至焉君子弗之顧也唯處士之行若是可  
烈於信史可詔於方今可為法於後世鄙賚富不道

也使世無良史官則已設有之其能使處士無傳乎  
予猶懼知處士者尚寡也曰采掇行事為之銘在他  
人誦予銘者亦當蹶然而興起况於處士之子孫敢  
有不前者乎敢有辱其先者乎銘曰  
有烈丈夫其目如星孝行上可通神明柏原雪化溪  
泉馨濯、厥聲如雷霆如雷霆何昭晰白石可泐名  
可滅新除朝請郎守郎中兼權右司郎官晏穆撰資  
政殿大學士正奉大夫知紹興府浙東安撫使游似  
書并篆碑首

宋故藍山府君鄭公墓碣

咸淳七年辛未四月二十八日辛酉藍山府君鄭公  
卒越明年壬申二月十七日丙午脩厥墓事後二十



二年始琢石勒銘墓隴間睦州男子方維慥為之辭  
曰公恭讓人也善積居物無所棄役童隸隨其所長  
貲產日見殷盛其配賈夫人悅首事女功不至夜分  
不止子婦畏奉之若嚴師然淳祐中大疫起轉相傳  
易有至滅門者人恐惑畏糧四奔父子不相顧恤公  
母亦病一氣微若絲公與夫人進湯藥益謹皆竟無  
他公諱政字平林家面九藍山自號藍山逸民壽年  
五十又七曾祖曰綺祖曰聞父曰運三世不異宅夫  
人曰靜字祖寧後公二十一年卒遂合葬焉子曰德  
珪衛之龍游丞曰德璋處之青田尉銘曰  
鄭之姓出自姬由滎陽徙于徽復自徽移遂安宅浦  
江實三遷傳至公貨日滋身雖助家以股木厲行人

震驚培與母同死生噫若人德之備竟翻不少留  
仁義里朱塢原公之藏期永傳承事郎潭州路龍溪  
縣尹兼勸農事方惟慥撰并書篆嚴字子顧并序  
故處州青田縣尉鄭府君墓誌銘

集作三十七年

適葬迄今

青田縣尉鄭君既歿且葬四十有三年其子大和乃  
以書來諭曰先君子之葬已久冢上之石未有刻文  
四子惟大和家長而獨後死大和年逾八十恐一旦  
溘先朝露無以見先人於地下謹奉同郡宋濂之狀  
以請幸而昇之銘死且無憾夫終者人所易忽遠者  
人所易忘大和於其親能無所忽忘如此厚之至也  
其何敢辭按狀鄭氏之先家睦州宋元符中有徙婺  
之浦江者兄弟三人其季曰淮為鄉之善士人稱其



所居里曰仁義里云淮之子曰煦曰熙曰煦之子曰綺明春秋穀梁學綺之子曰聞之子曰運之子曰政則君之父也君諱德璋字子振少通敏長益自樹立居家著雍睦之行勤身率下盡力於生業能使費過其舊然未始以富而不由禮晨興必具冠服詣祠堂展謁退坐一室隨事鉅細處之咸中宵繁夜則秉燭呼子弟誦孝弟故事實做梭山陸氏製訓詞百餘言每月旦望令子弟一人讀之家人悉拜而聽焉咸淳不國執日感愚民幸變往、歎德侶依山林投間竊發人罹其毒散走避匿空村無烟火動數十里君以計誘致倡亂者縛送有司集同里作砮柵以防其餘黨之奔突人乃獲安常平使者王公霖龍行部

嘉其捍衛鄉井之功以聞于朝會處之首田大盜數起即以君為青田尉君度時事不可為辭不赴至元間江南新附兵燹之餘居人之食賴君以活者甚眾君素以剛直與物多忤里胥或誣陷以不測之罪當會逮揚州君兄德珪抱君哭曰彼所欲害者我也無預爾事我注折以片言則奸狀白矣爾去其如彼何言訖詭以他故出就吏君垂泣而追之至揚州兄已死仰天號慟絕而復蘇者數四負其柩歸葬廬于墓者再暮兄子文嗣幼病僕不良于行鞠之逾於已子且為娶於名族君雖既老語及揚州事猶為之嗚咽不已君廣穎豐下身長七尺餘風神峻整性尤方嚴子弟聞其警歎皆斂手正容步履不敢肆也晚忽喪



明六年而終君之寢疾也大和方官于會稽亟歸則  
殆將屬纊大和輟泣問齊家之道君張目厲聲曰毋  
聽婦言乃瞑君生於淳祐甲辰八月二十日卒於大  
德乙巳九月七日享年六十有二明年二月二日大  
和等遵治命奉柩葬于家南三百步東明山娶黃氏  
子男四人長即大和建康路龍灣務提領次文泰為  
從兄德池後次文厚次文轟女一人適嚴權孫男七  
人欽鑾鐘銖鉅鎰銘銖行宣政院照磨兼管勾承發  
架閣孫女二人適黃譽洪興初君之高祖綺始合其  
族同居而共食傳之三世續承惟謹逮君復考舊規  
擴而大之文嗣及大和兄弟又能率羣子姓脩其業  
而不墜有司為請于中書而旌表之號曰義門嗟夫

洪尚作隆

在爾集是星在

世之小人君子推其親之心以及於民物者固多  
矣有如君家代不乏人迺續其遺休於無窮者幾希  
銘以彰君之德亦以勗其嗣人云爾銘曰  
鄭以國氏支分于睦來家浦陽大合其族惟君家教

曰孝與悌軫夫顛連雖死弗辟君材則多宜有位序  
排患釋難而卒無取沈義聲撼于州邑有伉其門  
子孫蟄孰云君子其澤五世勿替引之在爾來裔  
翰林侍講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  
同知經筵事烏傷黃潛撰字晉卿

元故江山縣儒學教諭贈翰林脩撰承務郎同  
知制誥兼國史院編脩官鄭府君墓志銘  
有序



國子助教鄭濤官階承務郎得贈其先府君翰林脩  
撰承務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脩官迺以同里宗  
編脩漁舊著行狀請銘靈泉鄉左溪之阡不敢為苟  
讓也府君諱鑑字景明姓鄭氏系出滎陽後魏有諱  
白麟者為廿七世祖白麟五世孫唐青州刺史庶生  
侍中徹侍中生大理卿廩生鯨生鯨生鯨生鯨生鯨生  
生宣州觀察使回又七世宋歙縣令凝道因家歙生  
殿中侍御史自牖遷遂安生子十有九人第十三子  
秘閣校理安仁生渥沈淮俱遷婺之浦江淮生照生  
生綺以孝義治家著雍睦之行軋道中賜號冲素處  
士其後九世同居實自冲素始綺生聞生運生生  
是為府君之曾祖德珪龍游縣丞父文嗣母張

氏府君生於至元十八年八月蚤師方先生鳳讀書  
務明體要不事章句傳注之繁粵人謝翔羽臯枯人  
吳忘齋善甫皆一時名士府君友之質疑問辨靡所  
不窺心精於詩夷澹淵永號為可傳府君性資端愿  
內外如一不自表襮遇人應物壹本於誠視世俗豪  
攫智寵之術則甚疾之部使者薦其行義於浙東帥  
闡授衢州路江山縣教諭不就居閒田里泊如也平  
生無所嗜好唯聚書數千卷畜古今法書名畫歷代  
金石刻甚富築別業三所蒔花種樹引賓友相羊其  
間行酒賦詩竟日乃罷善行草遇人求書當微醉時  
欣然命筆題署大字人以為酷類張溫夫氏云至大  
間朝廷旌其義居縣長忽都沙舉觴屬府君曰中朝



此舉褒其既往而勸方來子長而且賢振而起之繫  
子是望府君感激自勵嘗曰吾承先業其可少媿於  
冲素哉處宗族二千指雖外功總之親視同一已禮  
意周至於是義聚之擴充府君之功居多其於里黨  
姍戚接之以和恕與人交終始弗渝負已者不以為  
怨御童隸有息或有欺給略而不問故黠劣者亦服  
勞終身而不背出不乘肩輿有問焉徐曰彼亦人耳  
吾實不忍也見斑白於道雖寡人亦與為禮至正十  
年九月辛巳以疾卒享年七十有正齋文集五卷歲  
于家娶義烏施氏諱妹字妙莊婦德母儀足為閭範  
先府君此四年卒初葬仁義里石繭原十月庚戌合  
葬左溪封恭人子男四長渭行宣政院宣使次濂為

弟鈞後次濤也弟濟繼室何氏出也女二長適曲阜  
林廟管勾吳汝礪次適崇文監丞吳志道孫男四柱  
挺初楠枋國子學生曾孫男二燁炯素在江南聞鄭  
氏義門之盛心竊慕之來京師知濤學行且辱交三  
十年銘奚其讓銘曰  
鄭出滎陽始遷于歙再卜遂安傳其譜謀噫嗟府君  
孝弟之門惟德是將所尚者文優游治平不識兵革  
雅歌瑟琴嘉賓有憚家訓式成流澤幽高述善在銘  
子孫其承滎祿大夫領北等處行中書省左丞臨川  
危素撰

元贈奉議大夫中書禮部郎中驍騎尉追封浦  
江縣子鄭府君墓碣銘并序



婺之浦江鄭氏十世同居聚族數千指內外雍肅如  
出一人孝友之美著聞天下其創始則冲素處士綺  
充拓其規模備舉其條目於今又幾數十年而宗人  
循守規矩晨起趨和義堂莫敢有忤視疾步者嗚呼  
其正身率物積學成化信有不可及者矣蓋處士七  
世孫有家長曰正齋府君焉府君即世已二十年其  
子濤以文學選為經筵檢討尋除翰林編脩轉國子  
助教階承務郎初贈府君翰林脩撰左丞危公素已  
銘諸墓至是濤又以應奉翰林文字遷太常博士秩  
五品府君得再贈奉議大夫中書禮部郎中驍騎尉  
追封浦江縣子濤泣曰先德之所貽君恩不敢不  
修也不可以前有銘為辭以狀來請余與其子同仕

于國學于翰林交好甚契誼不能辭謹序而銘之府  
君諱鑑字景明曾祖政祖德珪考文嗣世有隱德府  
君質厚而淳行嚴而莊其處宗族也功總之親小有  
疾痛切若在已部使者以朝命樹綽撫表其家使者  
舉酒屬先生曰朝廷褒既往勸方來君宜任之於是  
作麟溪譜一卷以每歲四月一日乃始遷祖初生之  
辰奉神主于有序堂上行一獻禮子弟選一人朗誦  
畜譜一過其族人食不繼寒無衾絕無後有子而無  
師者則為之繼其衣食立後入祠集之義塾以訓而  
義居之制益廣矣他使者署江山文學起之府君不  
屑也其與人一以誠信而詞氣和恕負已者未嘗動  
意僮隸有過輒釋弗問雖至黠劣寧服勞而不恐去



至有以巧智寵絡者則疾之若傷已蚤師方先生鳳  
讀書務明體要不事章句傳註之繇粵人謝翱枯人  
吳思齊皆當時名士與之友善質疑問辨靡不精究  
雅好吟詩所著成集人傳誦之尤善行草或題署大  
書人以為類張溫夫筆法家蓄書數千卷尤酷嗜名  
畫石刻先塋之次山水幽邃愛之營別墅焉曰吾亦  
以時展省也賓至岸饋賦詩從容無倦意平生未嘗  
肩輿曰彼亦人也卒前九年暴疾將死有醫為灼艾  
數百炷而愈人殊異之享年七十配訖氏前三十四  
年卒初贈恭人再贈浦江縣君子男四人曰渭行宣  
政院宣使曰濂為弟鈞後曰濤即太常博士曰濟女  
二人曰淳適林廟官句吳汝礪曰瀾適崇之監丞吳

志道孫男九人桂樵挺檝枋林楠彬棊曾孫男八人  
燁炳炯熒烜熾勳煖曾孫女四人灼煌熄燉世有父  
子居息而乖張者鄭氏數百人府君以一身表率於  
前莫敢異向此其感化殆有不偶然者而今也不及  
親薰于堂然觀其邦人尊之曰正齋先生宜哉太常  
君謹飭自將恪有家法非平居之訓何以及此家世  
卒墓月日及前贈官之詳前碑具著者茲不載銘曰  
同居九世書悉以對君子評之其言未大曷若君子  
正己篤行規負矩方繩直準平闔門千人不令而肅  
操心淵勤孰憫其獨恤彼宗祠有紫其章匪君之私  
邦人所望天道孔明為善必報孫曾說之式勗惟肖  
翰林直學士中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臨川曾堅撰



青槿居士鄭君墓銘

至正癸巳秋九月十又六日鄭君子敬卒于家其子  
渙以冬十月二十又七日葬君于浦江縣東三十五  
里閔子陽之阡今年春二月五日奉太常博士胡勛  
狀來徵余銘按狀君諱欽字子敬姓鄭氏其先出後  
魏建威將軍暉：生中書博士茂：生白麟有七兄  
弟號七房鄭氏皆多子孫謂白麟之後不傳者史失  
之也白麟十六世孫宋歙縣令凝道始自滎陽遷于  
歙凝道子殿中侍御史自牖復自歙遷遂安自牖生  
秘閣校理安仁安仁生淮又自遂安遷婺之浦江今  
為浦江人淮生照：生冲素處士綺：字宗文通春  
然穀梁學撰穀梁合經論三萬言事父母甚孝父以

非罪繫獄當入死綺上書郡守錢端禮請以身代母  
張病風孿綺保持若嬰兒但適廁必抱就之三十年  
弗懈教子孫不分財異爨至今九世無敢違其言  
朝廷旌之為孝義門綺生聞：生運：生政以孝謹  
稱淳祐中大疫有至滅門者人恐惑四奔父子不相  
顧恤政與妻賈奉病母陳益勤終無他虞政生德璋  
處州青田縣尉德璋生大和建康路上元縣龍灣務  
提領君之父也龍灣厓凝端恪有魯駟士君子之至  
行其司家事嚴而有息雖家庭中凜如公府子弟小  
有過頌白者猶鞭之每遇歲時出坐堂上君帥羣從  
子皆盛衣冠鴈行立左序下以次進拜跪奉觴上壽  
畢皆肅容拱手自右趨出足武相銜無敢忝差者見



者謂有三代遺風，雖石奮家有所未及，名聞天下，自皇太子暨丞相諸公卿，多作大書及賦詩以美其行。部使者武威余闕行縣，以其孝友七郡，或莫之先復。蒙東浙第一家，以褒之，蓋大和喜學君益左右之得一言必籍記而力行之，冠昏喪祭壹從朱子家禮。而老子浮屠悉罷，弗祀子孫，從化馴行，恭謹不知塵市涼薄事，執親喪哀甚三年，不御酒肉，食貨田賦之屬，各有所司，無敢私凡出納絲毛事，有文可覆，決日則會不公，則監視發之。諸子晝趨功入夜，則聚棗華軒中溫語，笑至更餘始休，雖列顯仕不敢挾以自驕。諸婦但事女紅，不使豫家政，內外極嚴，輿臺通傳不敢越堂限，然其所以致是以龍灣親覽其綱而衆目。

之翁張則於君乎，是賴及龍灣采先世所行定著家規五十八則，君復著續規七十三則，以補其未備。文多皆不載，初龍灣無子，其弟心水府君文厚實生君，即命為嗣。甫十三生母葛氏亡，毀瘠如成人，做心水得羸疾，君則晝侍湯藥，夜則哭禱于天，或謂人血能治之，乃刺膚和藥以進，然病已劇，終莫能差。君雖出為人後，而服喪三年，痛悼終身，但語其故，即哽咽不自勝。未幾母周又病，復三度熅頂，灼辭以哀，顛焉卒。賴以安，及長，撫弟妹，惟恐不至，未寒而與裘，先飢而推食，雖盛怒中見之，必欣然改顏。弟妹安之，不知身之早孤也。遇一家如一身，長幼有疾，一夜六七起，或竟夕目不瞑，病勢稍減，津喜溢眉宇，間族子可出。



仕者資而勉之既仕而歸不翅已得之者與弟銖同  
掌義財拓腴田二千畝貯之嘉禮莊中歲入其粟以  
為昏嫁之費其遇疏族則有續食之粟禦凍之衾胤  
絕者擇良嗣繼之性敏者營義方教之至於卹異姓  
周窮匱又有推仁之財免利之忝嘗自訟曰民吾同  
胞彼病吾病彼辱吾辱吾可不盡心乎或陷危難奮  
身救之雖利害不顧有紛爭弗決者得片言則曲直  
自明羅拜而去愚氓無知視骨肉如途人君為開陳  
大義至懇切處潛然出涕民多悔悟台新君為人外  
雖嚴肅而內多慈惠尚氣節英特異常不能隨世浮  
沉喜於聞善勇於行義遇事變通如丸之轉曾無滯  
留苟涉過差則批頰自訟故人樂勸之以善道云有

薦君才可用者君力辭焉家後有古槐大十圍乃冲  
素處士所植者君每舍其下因以青槐居士自號示  
隱操也龍灣既即世君哭之過哀因以疾卒壽僅六  
十二娶傅福字世昌少房徐偉字妙英皆前君卒同  
葬縣東二十八里之金邨子男五溢渙瀛汪灞溢瀛  
汪皆天孫男三桐柎柎予家與君相去不兩舍交君  
父子間者凡三世矣去年夏四月龍灣以疾不起予  
來吊哭甫及六月而又哭君嗚呼天喪吉士何其忍  
邪然君之二子能以才猷自見羣從子姓之賢者又  
濟、然各敦孝友之行以能保厥家則君雖亡為不  
亡矣昔者予既銘青田之墓今復從狀所述備著君  
累葉之美以垂勸於方來復系之以銘曰



猗歟鄭氏世有哲人君起繼之孝友彌敦九世同爨  
因間踈親苟推其餘卹我里隣榮辱疾疢視同一身  
苟用于時澤將被民既弗欲展修于家門堂筵之上  
煦如春溫百世之下善孰可泯有崇斯阡厥石維珉  
紀美揚休以勗後昆翰林侍講學士中奉大夫知  
制誥同脩國史同知經筵事金華黃潛撰  
元故行宣政院照磨兼管勾承發架閣鄭府君  
墓銘

至正乙未十二月二十五日故行宣政院照磨兼管  
勾承發架閣浦陽鄭府君卒年五十九歲以是月二  
十九日即葬縣東二十五里樊山中去白麟溪三  
百步而近越四年己亥七月六日夫人吳氏亦卒年

視府君踰四歲越一十五日而少房勞氏又卒年視  
夫人而少一十四歲其祔葬府君之穴夫人則是月  
十一日勞氏則三十五日也府君二子溪沂以架閣  
君既棄捐今半月間二母又相繼卒慟哭將欲無生  
請從先溫州路經歷泳狀其羣行來徵銘府君諱銖  
字彥平其先出於鄭遂以國氏自公子友受封至今  
世系皆可考詳見世譜錄中其由滎陽徙歙者則宋  
歙縣令凝道也由歙遷睦者則殿中侍御史自牖也  
自睦徙婺之浦陽白麟溪者則淮也淮字巨淵於府  
君為八世祖淮生照、生綺、生聞、生運、生政  
政生德璋處之青田縣尉府君之大父也父文厚母  
葛氏府君自幼輒失怙恃鞠於世母周氏府君事之



以孝聞年十六善為廢舉之術未幾家大穰府君自  
綺以來八世同爨朝廷嘗旌為義門子姓之多至  
數千指府君與兄欽營田二千畝建嘉禮莊以給昏  
媾之用俄撫髀喟曰太阿在室孰知其有剗犀刺象  
功丈夫不能用世亦猶是尔予將為萬里游當必有  
所遇即弗遇歸老丘壑亦未晚耳於是戒行李與親  
舊揖別從以二蒼頭上馬徑去迨至京師諸公貴人  
争相引重時脫道濟公入秉鈞軸日以致太平為  
務一才一藝無不甄拔見府君儀觀帝飭器之奏為  
行宣政院照磨宣政蓋統治江南諸道浮屠民事權  
至重浮屠以幣交者府君絕弗復通門庭肅如江浙  
行省右丞相朶兒只公以元勛碩德方領院事察知

府君之廉命持檄行浙東西一髮無所取諸浮屠嘆  
曰凡受檄來者恒欲得重賄不奉命則禍立見聞其  
還也錢積至數萬今鄭君橐中蕭然空耳其廉吏也  
哉由是院之推廉吏者一則曰鄭君二則曰鄭君云  
轉松江等處稻田提領所大使嘉定華亭上海之交  
有田二十頃餘既隸所中而都水使者泊江淮財賦  
府復重賦之民日困甚府君為聞于朝免之先是  
徵民無藝歲有羨糧以斛計者萬餘上下共利之習  
以為常府君至獨曰是安可哉命給還於民吏爭以  
無主名為解弗聽乃計種家口數分之望門而拜者  
日以千數稻田所素號米貨之府而為之使者又總  
攬其綱他人靡不思遂其欲府君日糴于市處之猶



負人然會從子洵來省覲一夕病卒府君哭之慟且  
曰人生不翅朝露何以官為即日解印綬而歸居亡  
何亦以一疾不起府君性精密不妄嬉笑遇事各有  
條理不可越尺寸聲嗟氣嘆之間諸奴畏之甚於鞭  
箠吳氏諱雙字齊祺生女曰潤歸義烏縣丞洪士廉  
勞氏諱觀淝沂蓋其所出也吳性平恕而誠慤宰物  
必均寧已劣於人府君出游京師日禱于上下神祇  
及有疾猶扶僮東向叩頭再拜遇淝沂慈甚勝人報  
其安寢目乃瞑不得報輒輾轉至旦勞氏亦奉承惟  
謹同處三十年穆如也次女曰潏許適黃育其母曰  
張珊嗚呼府君在家能考居官復以廉聞可謂賢也  
己銘曰

厲行于門一何哲也出而用世又何潔也烝：予能  
順：予弗涅也斷：予知止凝：予有發也懿哉  
若人名不滅也攷行造文勒此圓碣也前史官金華  
宋濂撰

鄭彥宏甫墓版文

鄭彥宏甫諱鉅浦江人也其家十世聚居諸父平山  
府君文恭才雄志銳益以義亢其族特善彥宏彥宏  
每侍左右操其權度以裁小大之政府君歿從兄青  
棟居士欽有才如府君日恢弘之其宗愈光茂亦惟  
彥宏是友蓋彥宏凝慤而夷冲其與物交範防至密  
諳練甚精而於羣從之間傾誠以相周旋故得其驩  
心其考文轟蚤世奉妣黃夫人盡孝及夫人亡出寢



于外三年弗近酒肉哀慟無晝夜幾傷其生居亡何  
彥宏以次長其家確守成法如執玉奉盈唯恐有媿  
前人然所見一定雖羣言沸騰終不可搖奪由是內  
外政皆治會遭兵難法無少爽性好施與天大雪有  
童子凍餓道路彥宏亟溫以酒且治纊衣之使養于  
家喜注善藥起人夜半有告急者即應之亦無留難  
一日以事適鄰邑忽有拜馬前者彥宏曰吾不汝識  
今拜欲何為拜者曰吾家四三人病滯下欲死賴公  
藥乃生食公之德久不報幸一見公不自知其顛之  
頓地也彥宏咲遣之彥宏壽六十七以乙巳歲三月  
二十六日卒後一月二十四日葬于左溪山西原  
娶周氏先十八年卒生子男三演淵洧演大淵洧皆

恂：善繼而淵通經藝以古文辭知名于時用薦者  
為月泉書院山長女一歸洪蓮孫男四楷檉櫟檀檉  
天女三人皆在室彥宏遇人煦：有息意迨歿人思  
之弗置至今有淚落者昔唐張公藝李知本劉君良  
皆以孝友聞史臣稱之以謂此三人者孝行推於友  
睦而禮遜之風數世不衰皆在元魏齊隋之際真所  
謂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者今較以彥宏之家君  
子咸言過之而彥宏諸行又跬步不越於繩槩非傑  
然自立者能若是乎南陔白華商之季世僅見之夫  
子刪詩特存其聲而弗削况于後世者乎濂與彥宏  
游凡三十年知之為至于是造文表諸墓以風示人  
人庶幾有來取則者友生前史官宋濂撰



元故贈奉議大夫樞密院判官駉騎尉追封浦

江縣子鄭府君墓碑銘有序

大江之南浙河之東有州婺有縣浦江有旌表家鄭氏九世同爨

朝廷義而旌之至是又有贈典告于其家是為樞判府君由其子深起家為右丞相太傅府長史階正六品初贈國子監丞及深遷宣文閣鑿書博士階正五品當進贈其親故府君有是命也府君諱銳字景敏其先滎陽人十一世祖曰凝道遷歙凝道子自牖遷睦之淳安自牖之孫淮遷浦江淮樂善好施宋靖康年饑粥田千餘畝以振其里人號所居曰仁義里淮之孫綺號冲素處士事二親盡孝父照忤時貴得罪



文以重辟綺上書郡守錢端禮乞代父坐法守為之  
直其父寬母張病痺手足皆廢三十餘年凡就便液  
綺必抱持其立家政歲入絲粟不私鄭氏九世不異  
財實自綺始綺之玄孫龍游丞德珪青田尉德璋尤  
篤友誼怨家以死中璋法當逮維揚珪請于有司以  
身代璋行竟死逮所珪子文嗣璋子文恭皆克紹一  
門薪粢食指數百如出一身令判史舉察以聞旌表  
其門曰義恭二子長銳即府君幼穎悟日記數千言  
長明春秋事母賈孝竭力以共子職賈病晝夜衣冠  
以侍湯齊者數十日無懈容其與兄弟處表裏始終  
無間言怡悅見於顏色嘗典義財每自勗曰吾家累  
世義居至吾之身或墜先訓萬死不足以贖媿乃創

為式用財纖悉必附日乘月吉以似家長署而通考  
之由是鈎檢有法一如官寺規可以久性勤儉任事  
不憚勞有餘即好施見里之貧約必思有以振之暇  
日習詩及小楷殊有思致延祐甲寅初科以明經貢  
于鄉一試不偶即舍之曰當以付吾後人生以至元  
己丑之二月廿有七日卒以延祐庚申之十有二月  
一日壽三十有二聞其訃者咸悼其蚤世明年辛酉  
三月三日初葬義烏縣延壽山之原今改本縣靈泉  
鄉娶樓氏子二人長深次淇深字浚常失  
所依恃二十餘年負笈入京以文行受知前太傅右  
丞相被選為長史推恩及君贈承直郎國子監丞樓  
氏封恭人及深遷宣文閣授經郎再遷鑒書博士擢



吏部員外郎今除僉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司事君  
進樞密院判官勲騎尉爵浦江縣子階奉議大夫  
樓氏亦累封浦江縣太君於余有斯文之契以福建  
廉使貞公師泰所狀行來謁銘辭不獲序而銘之銘  
曰  
昔在唐虞風俗淳美史稱可封比屋皆是降及戰國  
阡陌既開史稱素封實雄於財鄭門九世資義不竭  
使居唐虞在可封列家擬素封惟義發身致有誥命  
受封惟真司造孔明無善不報惟樞判君實踐允蹈  
孝親友兄悖族睦鄰樽用致豐植弱振負義規我守  
義產我掌有句有稽有籍有帳學明麟經一試場屋  
出抱遺編以授子讀子蔚有文進遇東閣謀裨鼎軸

畫主帷幄再遷宮師授業內庭秘閣鑿書講筵譯經  
乃登要津判銓天臺維君卹典恩寵鼎來進班宥  
府錫爵蒲壁義門日崇車馬翕絕靈泉新阡遷自烏  
傷太史勒銘奕葉有光翰林學士承旨光祿大夫  
知制誥兼脩國史段陽立撰

鄭府君墓志銘并序

鄭府君諱鑿字景和浦陽白麟溪人其先自睦遷曾  
祖政祖德璋父文轟君家九世義居羣從子姓中而  
君寡良婉、怡、周旋上下其和氣蓋可掬也生平  
不以惡言加人、有干之示以一默馭奴隸有恩君  
亡已久言之有實涕者享年二十有八其配黃氏諱  
泚字延冲君亡時年始三十以節自守潔白如冰雪



至六十一卒子二源溱源字仲本剛介有立好施與  
且通神仙家言溱天孫一棟善屬文君卒於延祐七  
年十二月十五日黃氏卒於至正十一年八月二十  
日君先瘞烏傷延壽山堪輿氏咸曰不利今以十四  
年十月二十六日遷于縣之靈泉鄉黃崑山黃氏祔  
焉予少與仲本為金石交遂以女珥歸其子既朋且  
有連棣來徵予銘義不得辭銘曰  
夫以義稱婦以節聞其何媿古之人金華宋濂撰

故鄭夫人周氏墓碣銘 并序

浦江士鄭淵錄其母周氏之事因從兄經筵檢討濤  
至京師謂臨川危素曰先夫人之葬八年于茲矣墓  
未及銘庸敢述其言行之尤著者以請庶幾慰先夫

人於地下少塞人子之深悲耳乃按其所述叙而為  
之銘夫人姓周氏諱生字依仁世為浦江著姓祖字  
先父德母陳氏夫人之大父與鄭君德璋有雅好甫  
及笄遂以歸君之孫鉅既不逮養其君甥唯君姑黃  
氏孀居朝夕服事彌謹進退唯君姑命甘旨雖微莫  
敢先嘗歲時奉觴上壽曰君甥逝矣賴尊姑康強子  
婦得少展饋食之禮姑飲且醮曰非而婦曷足寬吾  
心平居每見夫人輒有喜色姑病疴晝夜與夫子侍  
側時盛暑頃刻不暫離或廢寢食姑既終哀慟欲絕  
服喪無違禮遇忌日必泣下事無大小必稟命於夫  
子夫子壯歲得末疾每作或至累月不瘳聞呻吟聲  
中心傷痛為之墮淚夜則侍坐達旦踰六七年始瘥



鄭氏同居者九世號為義門處之以和而無間言於  
如張氏守清恩義尤洽張沒哭之甚哀聞語及其平  
昔事輒咨嗟痛悼者久之方夫人之歸也父兄未久  
相繼以沒家始落夫人鬻簪珥以養母卒以孝稱淵  
生五歲夫人口授孝經論語及出外傳莫歸必問是  
日所業昧與即呼淵諭之曰爾可學矣學不負人它  
日有司以淵業成充貢夫人雖喜益加勉焉人未嘗  
見夫人大言厲容有告急者食在口必投匕與之不  
吞也至正七年十有二月十有八日乙酉有疾加劇  
因其夫生日訣于婦如曰某幸託義門賴薰陶之  
力不至失德今病草矣其可不先致一言之別乎又  
語夫子曰妾奉箕帚三十年豈期壽命不齊欲奉觴

為祝不能及矣目哽咽不自勝淵在旁涕泣夫人改  
容謂之曰汝惟孝友不負吾言何以泣為越三日戊  
子遂卒夫人之生以大德二年十月至是得年五十  
明年二月丙申葬縣東北靈泉鄉左溪山西原子男  
三人長曰演生四歲穎悟天成能背誦畫錦堂記未  
齒而夭淵其次也幼曰洧女一人曰溥適洪運孫  
男一人楷銘曰  
世道交喪人心橫奔婺女之墟有伉義門來嬪乃家  
德則無媿終于承平閭范可識寧其體魄左溪之阡  
陵谷變遷刻銘在焉中奉大夫大司農少卿臨川危  
素撰



嗚呼自道廢民散之後世之為師弟子者朝離書帷夕若秦肥之視越瘠比而是有如仲涵之於余義則師友情如父子也仲涵之死予寧得不哀乎仲涵初年學舉子業把筆為文春葩滿林色澤明鮮而生意津津敷暢予意仲涵必先登再踐場屋皆不合有司繩尺仲涵嘆曰吾惡用是為哉乃棄去益潛心秦漢以來諸文章大家無所不窺亦無所不辨畜之既深發之亦盛商敦周彝藉以五采五就陳列天祿石渠間人見之者雙目輒運眩仲涵復嘆曰吾惡用是為哉又棄去取羣聖人之經而燭溫之窮其道德性命之秘質於濂洛關閩之說久之充然如有所得仲涵復嘆曰車成矣輪轉美矣不行何以涉於遠道乎

益思明體而適諸用母夫人病逾年仲涵保抱扶持終日不離側夜則泣禱于天請以身代忽腎患惡疽不能坐跪鍊藥劑以進膝為生胝夫人病革思食西域瓜既食而卒仲涵見瓜終身弗忍食因懸念母不置氣鬱結弗舒遂得贖疾迨居父喪拊膺悲號絕而再蘓者數四杖而後起服雖闕凡遇諱辰却酒肉弗御者七日至期哭奠如初喪癸卯之夏諸暨戍將謝再興以城叛浦陽與諸暨隣壤訛言寇且至羣從兄弟皆避地東陽或移金華是年冬寇壓東陽囊橐皆無遺仲涵時在金華聞之泣盡持所服衣衾注分之雖身罹寒沍不卹也從弟澧與妻蚤夭三女僕然無依仲涵鞠育盡道各選名胄而配供張之豐逾



於己女仲涵家義居十世族屬頗衆或有疾不擇疏  
戚夜必四三起視遇有死喪急難不顧利害身任之  
至於周旋事為之間條理粲然必期於集且不與人  
較曲直或以非理相讓但俯首默受而已其在內之  
行如此達之於其外者尤夥也蘄春王烈家毀於紅  
中帥其族五十乞食浙河之右仲涵館之數月而後  
去同縣騷人貧不能養母來懇於仲涵仲涵曰吾何  
獨無母可養耶厚周之仲涵負笈從師道遇十餘人  
強負其子且行且泣試叩焉則山水暴溢室廬漂沒  
欲求給縣大夫不食者日再周矣仲涵亟傾篋中錢  
與之村氓王氏患多男子仲涵至其家聞兒啼聲甚  
悲蓋氓將溺之於水仲涵為陳父子至情且惠以粟

氓大感悟生之並舍三里所溪流湍悍遇雨則人蹤  
絕仲涵造舟渡之金華洞溪其悍為尤急舊有石梁  
久壞而弗葺仲涵捐白金八百一十八銖為倡衆翕  
然而和未幾而梁成當夏五六月赤日流金道多病  
暍者仲涵設湯茗濟之冬大雪仲涵晨出見寒士衣  
不掩脛齒相擊下上仲涵呼酒飲之焚火溫之仍解  
自衣纊裘為贈又嘗禱于廟寘姬困卧廟門無衣愈  
於寒士仲涵語妻周窶製衣一襲與之凡納交仲涵  
者無不曰此古仁人也或又曰其內外行如一者哉  
仲涵自試藝不中遂不復有仕進意有薦為月泉書  
院山長者仲涵辭不就及入國朝會求賢之  
詔下郡府絡繹致請仲涵輒以耳聾為辭已而部使



者趙君壽奉

旨蒐材浙水東以薦紳交譽力迫仲涵就道仲涵冠  
帶謁君辭意悃款君察其誠也不敢強仲涵稟賦孱  
弱雖癯然若不勝衣而其精神緊峭矩度峻整人莫  
不親而愛之其於倫品之間矜然相聚睦然相敦有  
如春氣流浹不知泰和之韻人也性雖好施與絲毫  
事必咨於長者不敢私奔走兵燹中人見其袖二書  
以行頃刻弗少離及事平還家取而視焉乃宗譜家  
範也仲涵所著書有遂初齋稟十卷續文類五十卷  
歲于家嗚呼仲涵之死予安得不哀乎初予讀書浦  
陽山中仲涵即從予游先後十有餘年予初無益於  
仲涵而仲涵之相助予者恒多時予執經山長吳公

待制柳公侍講黃公之門仲涵每侍予往拜三公見  
其文亦以遠大期之自時厥後人事不齊不聚首者  
數載及余赴 召總脩元史與仲涵約曰子非青年  
矣予春秋亦漸高行當俟汰而歸與子婆娑一丘一  
壑間聖賢心學之秘尚相與窮之史事雖畢復待罪  
禁林留南京者四年仲涵忽不遠千里來見且申前  
言余諾之而未及踐豈意仲涵先予而逝乎仲涵之  
子楷自為狀來求冢上之銘其辭纏綿悲愴尤足以  
動予之哀思每一讀之淚潸然下所以久而不能成  
文雖然予於仲涵忍不救淚而一言乎昔有徐仲車  
以孝行著稱惜以罷廢而仕不大顯君子以節孝謚  
之今仲涵之事無媿仲車者也宜私謚以貞孝處士



勒石墓門而埋予文墓中庶幾少慰仲涵於九泉之  
下乎仲涵姓鄭氏淵其名也其先世遷徙之詳見圖  
譜記曾祖德璋宋青田尉祖文轟父鉅母周氏配室  
即周寓生一子楷也以文學稱女二一適永康呂堂  
一未行孫一耀生於元泰定丙寅九月十三日卒於  
今洪武癸丑正月十一日壽四十八以其年二月十  
二日葬左溪山瑤塢之阡禮也銘曰

質珪璋兮締繡文既姪麗兮又栗溫宜叅雅奏兮獻  
明廷胡淪巖穴兮鏟其英匪進則退兮道之常保家  
肥兮譽彌章民同胞兮勢弗殊使我心惻兮軫寒與  
飢少微煌煌兮雲掩之陰雲英兮又不能霖前何  
古兮後何今思美人兮涕泗霑襟翰林侍講學士

中順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兼太子贊善大  
夫宗灑撰翰林學士承旨嘉議大夫知制誥兼  
脩國史兼吏部尚書詹同書開國翊運守正文  
臣資善大夫御史中丞兼弘文館學士護軍誠意伯  
劉基篆額



故奉訓大夫僉江東建康道肅政廉訪司事鄭

君墓志銘有序

奉訓大夫僉江東建康道肅政廉訪司事鄭君以辛丑之歲夏五月十又六日卒於杭之寓舍江浙行省

左丞相帖穆爾達識公深用痛惻命左右司都事錢君用壬暨僉事君八都來治喪事秋八月十又一日

權厝城西七寶山後五年丙午冬十二月二十四日還墓義烏石斛山其弟淇始請從兄承務郎温州路

總管府經歷泳評隲諸行成書而搜前史官宋濂請刻其墓銘曰君諱深字仲幾一字浚常鄭其姓也其

先從睦來遷婺之浦江自建炎以迄于今同居者十世朝廷旌為義門曾大父德池大父文泰文泰本



青田尉德璋子出為德池後德璋與兄德珪罹難爭  
欲就死其事詳見宋史孝義傳中父銳累贈奉訓大  
夫樞密院判官驍騎尉追封浦江縣子母樓氏累封  
浦江縣太君。幼知讀書務了大義不能泥章句然  
負氣不羈嘗往外氏有以童視君者君不平出奇計  
給之日者以六物推君休祥言君必函于其家君恐  
祖父聞或薄其愛大惡之居亡何他日者又至君迎  
謂曰我某年月日生也子幸譽我吾當厚報子否則  
戒悍奴辱子矣聞者皆大驚稍長氣益振見部使者  
行縣騶從甚都君嘆曰吾非夫也哉孰云異日不如  
之也人斥其誕獨從父歎奇之使遊學京師久之會  
丞相別先怯不花公出鎮南服命君從行杭城災連

數萬家丞相趣吏具文書以聞君爭曰杭民無恒產  
若俟報下振之則已太半為鬼矣汲黯發廩此非其  
時乎丞相悅令戶賦之君曰戶有小大必計口乃宜  
耳丞相從之俄辟君行宣政院宣使未及就丞相入  
中書君復從行丞相多君欲用為宣使俾理問官咬  
住召君咬任將別有所薦不白以丞相意卒然問曰  
儒者可為行人之職乎君曰不可咬任反命謂君不  
屑就丞相怒而止君知為咬任所賣不復辨聞太師  
脫口公喜士可撼即走見之時太師新解機務退居  
年豐謂入與語大悅遂留之君乘間問曰蘆蕩之利  
宜與江淮萬姓同之閣下專焉無乃不可乎太師曰  
向者之利悉歸豪右今歲入不過什二餘皆編氓物



何云專邪君見太師語堅不敢強他日太師復自言  
意若怒君失辭者君從容曰在至元間魯王嘗取之  
矣上以其病民罷之且詔羣臣不得奏請閣下今  
復繼焉或者其違制書乎太師咲曰吾業已奏辭恐  
君言中變姑試君耳於是謂其子哈刺章曰鄭先生  
有道之士也爾往事之君教以書詩得師道甚太師  
稱譽弗置口至有聞於上者初皇太子鞠育太  
師家與哈刺章同卧起至是有旨欲使之共學君力  
謝曰輔導皇太子歷代自有故事今若苟而行之  
是取譏於天下後世也太師入奏如君言上曰朕  
言已出必使一至卿家而返明日皇太子至君以  
孝經進喜見顏色因賜錦衣一襲明年太師以煩言

出居西寧以哈刺章託君時訛言沸騰或促君亟去  
不去禍且及君曰人以孤託我而中道棄之不義孰  
甚焉且死生命也吾何所避弗聽丞相舊與太師有  
微隙又怒君不為宣使而客太師家將罪君復憐君  
才不忍戮乃遣人鈎致君曰丞相遇我厚我寧弗  
知之其去也特為理問所問爾今丞相幸用我然受  
人託而遽背之何以事丞相為丞相義之寘不問又  
明年太師還朝開太傅府奏君為長史階從事即時  
至正八年秋八月也九年太師復拜右丞相叩君以  
民所最病事君曰皇慶初國用不足令民入貨取券  
使受直於有司踰三十年弗償非惟民困欲死國家  
之信將何在焉太師即勒吏使給之鈔以緡計者八



百五十萬有奇國子監所設管勾學正司樂之屬舊以監中諸生積分未貢者充薦者多濫有俟二十年之久者廷議患其弊復以諸生試禮部下第者別選為次榜補之斥去已薦者四十人蕭熙黃樸等號訴于太師太師以示君曰法弊固當更我守以歲月而一旦斥去亦失物情若二者交參用之盡於所薦而止斯善矣太師奏行之太師在兩寧時門下客盡散無敢履其庭者獨王架閣梅時過之君因數道其賢太師曰梅屢短君而君反賢之何也君曰賢之者以其知義爾若深所短梅正當言之能言之所以為益賢也太師欲選御史君又薦梅可用太師以君為長者鄉先達為臺臣所糾奪其誥命君言於太師復

之及其來京師頗用人間將風御史劾君曰略不為動亦不自明未幾其子以廕入官君復白太師擢為崇文丞始大媿歎以為不可及十年春三月遷宣文閣授經郎階徽事郎名見明仁殿上願資政院使朶爾只班曰此哈刺章師也教法肅甚朕今陞入宮庠矣俄中書奏君兼經造譯文官君敷繹聖經啓沃深切上每為之改容宣文在禁中密邇端本堂日侍皇太子研席寵遇殊甚嘗問君家同居事屢嘆以為嘉瑞書麟鳳二字美之十四年夏四月轉宣文閣鑿書博士階儒林郎兼官如故上見君久益器之以新刻智永千文識以宣文閣寶賜焉君侍經帷教胄子者凡四載歲錫燕者再頒金織紋幣者二



皆有副扈從上京又予楮幣二千五百緡率以為常  
當是時君從弟國子助教濤方為經造檢討權叅贊  
官每進諍殿中兄弟連翩而入及退均被上尊馬  
重之賜人尤以為榮耀焉秋七月改中書吏部員外  
郎吏部月有選鄆縣丞張鼎年六十七吏以官期二  
年白君曰使如汝言當致其事矣何須入銓遴即上  
之闕畀之後著為例董甲雲南木來人以任子當官  
貧不能賄吏遂以戶冊有異移符審之君曰京師距  
雲南萬里公牘往來動經一二載且其先人嘗官于  
朝豈無可稽者和下架閣吏閱籍而注之永新尹趙  
大訥上休致之請時新比必經廉訪使者覆按而趙  
竟失之吏以為難君問例始何時吏以九年四月十

七日對君曰趙之謝事乃是月二十一日永新僻在  
大江之西五日之間其能知有詔乎宜以例前行之  
同舍生先入仕籍見君未達頗使酒迂辱君心甚  
銜之及是改官之文適至君曰彼積勞日久豈可以  
私憾而廢公法哉命擇良郡官之徐人周令尹家陷  
于寇獨周以智免及太師統兵平徐其女掠入太師  
騶奴家使之主汲力不任數欲赴井死周物色知之  
不敢言君將聞於太師人曰國家以徐叛殲之君言  
不脫吻而禍及其踵矣君弗顧卒白還周九月君以  
分部從太師征高郵至嶧州見民東西竄君追問之  
民曰軍奪民牛且擊翁媪傷故逃耳君曰王師除暴  
禁亂乃令侵民耶吾若不言孰當言者急蹤跡之獲



樞密院吏王丙執詣太師寘于法冬十二月太師以  
諛去君曰天下自此多故矣遂移病弗視事十六年  
秋八月御史臺欲用君為御史君以母夫人年高辭  
乙而除君僉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司事而中書同  
日奏君江西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臺臣覆奏乃止  
君急欲南歸即入謝上皇太子聞之將留弗遣  
君對以其故復賜眉壽二大字君持歸以為親榮時  
中原道不通君浮海而還至萊州洋遇颶風擊旅船  
壞深目而髯者六十人望君舟而號曰曷生我主舟  
者曰此泉南回紇氏精悍且持兵不殺將為亂言人  
人同君力屈衆議歛其兵刃而飯之暨升岸羅拜而  
去浙西時屯重兵挾貓獠軍勢強仆人廬舍以為薪

上下惴惴莫敢何問君反接鞠訊知隸平章政事慶  
童公帳下械送而請治之軍因不敢譁譯史桑葛憑  
藉憲使之威視僉事忽都不花如無人僉事欲黜之  
恐激怒其長乃自引退譯史愈鴟張無忌君劾之憲  
使持不下君怒曰彼且不有僉事何有於公哉叱出  
之憲使慚其庭中人以事誣君上行御史臺時平章  
為御史大夫罵曰鄭僉事剛介之士吾熟知之爾固  
不能容也擲其文於地事遂寢尋除今官未及上卒  
年甫四十有八娶同里周氏累封浦江縣君繼室義  
烏吳氏東平王氏王氏封恭人皆先君卒無子少房  
高麗康氏生女曰禁未行今以弟之子某為君嗣君  
眉目踈豁軀幹魁梧雖沉敏多智數秉心慈恕而壹



以正裁之人未出言已能窺測其肺腸故周旋南北  
間鮮有憤事然頗以師道自任授經宣文閣中皆勲  
戚大臣之子君戴星而出戴星而入孜孜以開物成  
務日迪導之學成而仕蔚為名臣與人交不以勢之  
崇庠而貳其心在朝公候卿大夫七慮數百人無不  
知敬愛君而翰林侍講學士豫章揭公傒斯翰林學  
士承旨瀏陽歐陽公玄太子右諭德東明李公好文  
司農少卿臨川危公素尤與君為文墨交而無間者  
也若君者可謂奇偉不凡之士矣濂長君僅四歲負  
笈游立夫吳先生之門始獲交君晝同案食夜則共  
衾稠而寢穆然行然其姓雖殊情實昆弟也君  
嘗指時之聞人謂濂曰某也操寸管入位館閣某也

垂紳正笏立廟朝而弼成化功鄭生雖不滿六尺行  
見錚錚然鳴矣濂見君言奪出峻辭戲君反覆相撐  
拄不已君益騁奇辨是非鋒起且曰子未可少吾後  
當然已而果然嗚呼君今已矣其不隨世磨滅者猶  
耿々而在是亦足矣濂幸後死因焯君行而揭之以  
見有志之士其事終成且告修郡乘者著錄焉銘曰  
劍解夫禘如龍蜿蜒風雲會之飛騰上天顯允鄭君  
才實類此利器在躬不試焉俟巖々師臣四國是瞻  
佐其代勲唯君則堪民生瘡痍我是用悼朝政批糠  
我寧不告當寧聞之名入官庠日照月臨承其龍光  
廣廈細氈從容論道載啓載沃有勤無惰其勤謂何  
堯舜吾君八荒盡然期罔至仁天子曰於爾學之



博宜鑒朕書弘宣文鐸省臣交薦贊治銓曹水清衡  
平物無遁逃出將使指繡衣赤絕嚴霜夏零和草不  
植凡人賦材此盈彼虧若君之為無適匪宜豈非義  
風淪肌洽髓大本既立孰踰其軌君器則弘功業可  
馴如持左券責報於人烏臺鳳池遲君遊衍泉臺莫  
晨有淚雙泫誰謂君亡視之若存清風凜然施及後  
昆鳥傷之西溪石如斛石或可磨君名不沒叶同門  
友金華宋濂文

故承務郎温州路總管府經歷鄭君墓志銘

洪武初先府君與金華文節王公為左右史休沐之  
暇嘗語及故家文獻之懿王公曰吾州有鄭氏者合  
族而居於今十世矣父兄子弟之詔告非仁義忠信

以缺

元封從仕郎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都事

鄭彥貞甫墓誌銘有序

嗚呼大同之世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貨不必  
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自大道既隱情偽日滋此  
厄父所以有不及見之歎雖然秉彛天性亘萬古猶  
一日縱時有汚陰而其道則未嘗泯滅有若浦江鄭  
氏非一家之三代而其七葉之長彥貞君非三代之  
英乎彥貞諱鉉彥貞字也其家自宋南渡初即合食  
為義門迄今已歷十世宋元二朝國史皆為立傳家  
教脩明有遺範二卷俾奕世守之彥貞嗣主其政益  
勗、畏謹正己、葺物或行其所未至或補其所不  
足家人翕然遵化一堂之上雅、雍、動踰千百指



愛無不均也情無不一也不知孰為親而孰為疏也  
視其貨泉則錙銖皆聚於公且曰我惡敢私也察其  
事功則群趨而競赴又曰此吾分當然也爾何與哉  
雖甚勞不懈義決仁孚和氣充牣四海之廣莫不聞  
知過其門入其庭者神暢心怡而鄙吝之萌消沮無  
餘退而有言僉謂昔之義居如樊陽張李之流誠所  
不及而益重彥貞之善繼先志也彥貞自幼沉毅端  
慤屹然如成人雖朋舊不敢狎視語一近輒輒白眼  
望之聞人有輕己之言輒自責自厲惟恐如其料及  
壯主貨財倡家意其口百端傾誘之每正色叱之  
倡大說曰此鐵石心腸人也彥貞事父盡孝父病在  
枕席其妻卒彥貞不失強顏軋啜以奉湯藥口竟不

使之知後八日父亦卒彥貞哀慟幾絕水漿不入口  
者三日鬚髮為之盡白及至終喪外舅張必慶憫諸  
甥焚口無依力勸其更娶彥貞謝曰鉉見後母肆虐  
戕賊骨肉者多矣忍令吾兒口之耶不聽年未四十  
君子義之時天下承平衣冠萃于燕都翩然出遊以  
充其見聞揭文安公篋斯在禁林黃文獻公潛有成  
均二公以文辭鳴當世皆折行輩與彥貞交論文談  
詩或至達旦不休一時士大夫見彥貞方巖皆敬憚  
之或醉酒放歌聞履聲即歛容止坐不敢吐氣自時  
厥後彥貞仲子泳與從子深同講授脫口太師家彥  
貞為書數千言陳時政之弊令進於太師太師多采  
而行之彥貞尚風義奮與參政忽都魯沙游其子為



武義宰免官留武林貧不能自存彥貞延其家十口  
來浦江給衣食三十餘年鄰有瞽者跛者彥貞憫其  
顛連養之終身每夙興告飢者填門彥貞積餘飯親  
携簞分饒之至老不厭元季兵起州郡俱繹騷大將數  
統兵入境服義門名皆戒士卒無敢犯樞密判官阿  
魯仄帥軍五萬一夕驟至奪民廬舍以居二十里之  
內鷄犬羊牛盡斃彥貞說之曰明公非太師之偏裨  
乎太師征高郵尚以無罪去國况明公之士卒恣行  
不道乎脫有一人言於朝不識明公將何以處之阿  
魯仄愕然曰業已如此為之奈何彥貞曰為明公計  
者甚不難浙東據山阻海其民頗柔易制明公誠  
能撫定□綏輯之俾它兵不敢東向□擿政柄者尚敦

以噴咳相驚乎行且錄明公之功矣阿魯仄不覺屈  
却曰非公不能聞此言命左右致束帛為謝明日下  
令啓行一軍肅然曾未幾何

豎

國朝大兵取婺州彥貞携家避入諸□流子里時李

曹公文忠統兵來過歎曰此義門也人世罕見之躬  
為高鑄而去事□鋒帥民兵二千護其家

歸浦江人以為彥貞積善之報云彥貞年七十以甲  
辰之歲四月十四日終於家其月二十八日葬于諸  
豎 鄉宣山之原家庭內外不問服之有無咸嗚  
嗚哭則盡哀一縣之中若宗黨若姻婭若三農百  
工若鄉士大夫皆素衣冠往拜哭亦盡哀傍邑之  
賢者聞之亦竊哀之曰是家實無愧於三代使尼父



生於此時未必不樂道之今其七世之長亡矣薰漸  
之益吾屬將何望乎嗚呼此可以聲音咲貌為之哉  
彥貞之致是者必有在矣彥貞之先自歛遷睦又自  
佳來遷其詳見諸譜□記同居初祖諱綺字宗文宋  
軋道中賜號冲素處士朝請郎守郎中晏□為銘其  
墓父文泰植志不屈人下□施運量大能昌其宗文  
泰乃青田尉德璋□出為伯父德池後德池之父致  
則處士曾孫也彥貞妻張澄有婦德敬夫如賓沒齒  
無一言相加遺男子五人長□才優識精雖不大聲  
□子弟莫不畏之量入□出而其致用恒裕如也次  
即泳通經而有文累□從仕郎温州路總管府經歷  
得封彥貞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都事階亦從

仕郎次從東陽丞人謂才如長兄次漢江浙行省宣  
使次滌女子一人適東陽蔣嘉亨孫男十人楨棧榦  
樞模格棠本杲柯女八人其二適東陽蔣昭及其從  
弟明其一歸同邑張宗餘皆未行曾孫男八人燾燿  
炎樵煥光瑩焰瀛也不敏與彥貞有連而彥貞子若  
孫又皆從瀛授經其相知□深然而宦游南京彥貞  
之歿歛不得憑棺窆不得臨穴將何以釋其愆□之  
思唯紀載群行嚮之樂石可以垂聲光於不朽貽矩  
貞於方來是猶可為也於是不敢讓知徇漢等之請  
而為之銘曰  
大道之行天下為公風氣敦厯臻于太康異體同心  
情無不通此謂淳熙三代之口世遷俗殊道德淪喪



紛臂借耰秦法之涼肝膈充室形融□歲愜我寤歎  
涕泗沾裳彼美鄭君沉毅自疆□承奕葉合族共煬  
內教云飭外政復履規重矩疊適有耿光曷□致茲  
日率其常或歛以舒或翕而張有子將<sub>匕</sub>有婦洋<sub>匕</sub>  
無間戚疏萃于一堂孰為尊章誰為父兄至和不冒  
奚有吟封儻入其庭煦如春陽決人取髓薰為善良  
人亦有言此為世防非君之□<sub>□</sub>醜其芳醜之斯何  
既明且剛以仁為食以義為漿翳能□昭枯堪再榮  
百鳥喧啾忽見鳳凰宜覽德輝西東翔<sub>及</sub>翔豈意鍛翻  
竟歸冥茫□忘車渡者失□瞻望弗<sub>及</sub>□慙感傷  
仙華印<sub>匕</sub>浦汭湯<sub>匕</sub>緬懷德人何日而忘翰林學士  
承旨嘉議大夫  
制誥兼脩國史兼太子

贊善大夫契家生金華宋濂撰并書篆

樂<sub>金</sub>子鄭君墓誌銘

鄭自睦徙居浦江以孝義稱于宋著于元至於  
國朝而益昌大趾美當泰定天曆之間余年始冠即  
從先君及其門拜其老人順卿父于堂周旋接武羣  
從之列退就師日與吾景彞脩其業景彞之諸姪猶  
幼也唯二人者上下古今窮日疲不休方是時天下  
之士方事次<sub>口</sub>料景彞以為是不足為吾學獨好古文  
辭大致其力於經史深衷先生吳公每竒之吳公於  
書無所不讀尤邃於春秋之學余欲受之不果獨授  
之景彞及今翰林學士宋君景濂宋君得之出為世  
用名滿天下而景彞足迹不越州里百不一試竟齎



志而歿於今十有餘年矣其子得以其從兄前太常  
博士濤之狀來請銘余與景彞為世契而又生同年  
學同師今一旦契闊而余幸生人世猶能執筆何敢  
不諾君諱銘景彞其字也曾大父政大父德璋父文  
轟景彞早喪父事母至孝母黃氏嗜鯪魚時市之以  
進會有疾益思得魚即過市求之母得魚疾乃愈每  
食必視所宜母悅即喜而退既乃壻于金華張氏張  
無子景彞侍養不失子壻禮及丁母喪張氏宴客具  
樂輒潛于外張不省其故顧謂座客壻乃避我乎客  
曰翁壻有親之喪不茹葷不聽樂其家法自當爾翁  
意始釋遇宴輒曰不可以我故廢禮也不復強之翁  
年且老欲以家貲盡委之以終養景彞拜而謝曰銘

義家子翁幸壻之敢不竭所事得田數畝屋數椽足  
矣它宜畀之翁之族子姓翁如其言而均之翁卒給  
喪葬而族人得田者漠如也人益稱其賢景彞奉諸  
兄如事嚴父不命之坐不敢坐仲兄清容居士之歿  
也其次當長家事哀痛弗忍終喪而群從固請迺泣  
告于外姑以歸藉所得張氏田廬歸之公復自念久  
于外不親家事能任荷者莫如吾姪渭又宗嫡孫也  
遂為文告于先祠推讓渭固辭而終虛其席焉嘗  
過鮑溪見其溪惡遇雨汎溢涉者有不測之患即為  
石梁濟之刻銘石上署名貞和貞和者其伯父號也  
人怪其費出婦家不宜矯情推美伯父景彞曰吾家  
無私財成事歸諸長禮也吾何敢要譽宴家子潘氏



聞其母老無養日取薪易粟猶不繼即月給粟二斗  
寒給綿衣服終其母身乃止景彞臨事重然諾未嘗  
苟取苟與性簡默雖久與之處未嘗見其詆譴叩之  
受義其出無窮聽之洒然晚好易自號樂全子春秋  
六十有二以疾卒于十一月一日葬以某年某月某  
日墓在玄麓山之陽其配張氏合而祔焉子男五人  
濬得淦瀟冲瀟冲早卒得即請銘者女三人孫男五  
人棧栩棟梁楸梁早卒孫女一人尚論世德濬源發  
祥自其遠祖綺大父德璋並著方聞于前史逮今凡  
十世由貞和以下余所見者五世長曰幼曰合族數  
千指莫不蔚有可觀而景彞獨能紹其祖綺之家學  
蚤為深衷公所賞識至老不失為法度之士雖所施



